

751264 (-)
7953



JIUSEYUSHENGMING

[俄] 列夫·托尔斯泰著

徐 迟 译

SBJ05/03

酒色与生命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〔湘〕新登字002号

酒 色 与 生 命

〔俄〕列夫托尔斯泰 著

徐 迟译

责任编辑：李全安 丁放鸣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（原湘人版）

*

198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1992年4月新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：3.75 插页：2

字数：60,000 印数：1—18,000

ISBN 7—5404—0910—x

I·720 定价：1.70元

戈宝权

关于这本书

本书的译者徐迟同志是热爱托尔斯泰的作品的，记得在抗日战争期间，他译过一本《托尔斯泰散文集》^①。这本书可能早被人遗忘了，但想不到一九八〇年十二月，我在重庆访问革命烈士陵园、白公馆和渣滓洞时，竟然在“中美合作所”集中营展览馆的一个橱窗里看见了这本用土纸印的书。原来革命烈士车耀先一九四六年三月在成都被捕后，同罗世文烈士一同被解押到重庆，然后又关进贵州的息烽监狱。车耀先表示他读书不多，想借这个机会多读一些书，最好能让他管理图书。当时，监狱中堆存有几千本书。其中不少是难友在被捕入狱时被没收的进步图书，他就将这些进步书籍加以修补，

① 现改名为《酒色与生命》——编者注。

改头换面，混在一般图书中编号出借，还利用管理图书的机会进行秘密联络活动。为了蒙混特务的眼目，他在不少书上用毛笔写了“文优纸劣，特请珍惜”。^①在现存陈列出来的《托尔斯泰散文集》的封面上，就有他题写的这八个字，因此这本书能在监狱中流传开去。一九四六年七月，车耀先和罗世文两烈士又被提到重庆的白公馆，被就地秘密杀害。车耀先烈士虽然牺牲了，但他保管的这本书却被留存下来，成了他在监狱中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见证。我在当年十二月底经长江三峡到了武汉时，徐迟同志到江汉关旁的轮船码头来接我，我第一件告诉他的事，就是在重庆“中美合作所”集中营展览馆里的这个意外的发现。今年^②五月我参加中国文联赴川参观访问团再到重庆，在重访烈士陵园时，又再次看见了这本书，我想应该把这件值得写出来的事告诉读者们。

（摘自《托尔斯泰传》“谈莫德和他的《托尔斯泰传》一文”）

① 当时由重庆美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托》书，用的是粗糙的黄纸。——编者注

② 1983年。

目 录

关于这本书·····	戈宝权 (1)
译 序 ·····	(1)
为什么人要把自己弄到昏迷不醒 ·····	(8)
《克劳艾采奏鸣曲》后记·····	(37)
过良好生活的第一步 ·····	(59)

译 序

这里译的三篇东西，乍看起来，或骤然听说时，是要使人失笑的。因为在第一篇里，列夫·托尔斯泰劝人不要吸纸烟与不要喝酒，第二篇里，他劝男人女人不要性交，甚至劝做丈夫的不要跟妻子过性生活，第三篇里，他劝人不要吃肉。

我相信大家不是不愿意读这三篇东西的，因为骤看时，这都很妙，很有趣。

在我们仔细地阅读了这三篇东西之后，自然，我们就不再失笑了，我们就会认真地对待这几个问题了。这几个问题在托尔斯泰的文章里已经分析得这样清楚，使我们不能不认真地对待它们。——除非你以为做人不要认真，认真是傻，不认真才是聪明。

在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另一个问题——如何身体力行——常常会自然而然地提出来。托尔斯泰自己也说过：

“从这里，另一个问题直接地、被动地跟着提出来了：‘很好很好，列夫·尼古莱维奇，你说教

了——可是关于实践的问题如何看？’

“这是再自然不过的问题了，人们常常这样问我，而且胜利地把我的嘴巴阖上了。‘你说教，可是你自己的生活呢？’我就回答说，我并不说教，我也不能说教，虽然我是热情地希望说教的。我知道一个人只有有了生活实践才能说教，可是我的生活很不像样子。我所说的不是说教，我只能把人家误解了基督教教义的地方加以驳斥，再把它真谛加以阐明。基督教的教义的真谛是：我们不应该用暴力调整社会。基督教的目的是找出我们在这个生命中的意义来。实行基督的五诫即可得出生命的意义。如果你要做一个基督教徒，你必须实行它们。如果你不要实行它们，那么就别谈基督教教义吧。

“‘可是’——人们又对我说了——‘如果你认为除了实行基督教的教义，此外不再有合理的生命了；如果你爱这合理的生命，为什么你自己不实行五诫呢？’我回答说，我是一个可怕的东西，我没有实行，应该挨骂，大家应该瞧不起我。然而，不是为我自己的言行不一致进行辩护，我只是为我自己解释，我说：‘你们瞧我从前的生活，再瞧我现在的的生活，你们看见我再三地尝试着要实行。我实行的是千分之一也不到，这是真的，我还是应该挨骂的，但是我之所以失败，并不是

因为我不愿意实行，而是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实行。教我怎样从俘虏了我的诱惑之网中逃脱，帮助我，我一定会实行得很成功的。即使没有别人帮助，我也希望我能实行。责备我——我自己也在责备我——可是只责备‘我’，不要责备我所走的路，也不要责备我指示给人的我心目之中应该走的路。如果我知道回家的路，而我自己却喝醉了酒，在这条路上跌来跌去地走着——错的难道是我走的路吗？如果我走的路错了，请告诉我另外的一条路；如果我迷了路，跌来倒去，那么帮助我，扶我走上正确的路，正像我现在想扶你们一样。不要骂我，不要因为我走路走错了而高兴，不要喜悦地叫唤：‘你瞧他！他说他要回家，却走到泥沼里去了！’不要对此发笑，请帮助我，请扶住我！

“因为真的，你们并不是泥沼里的魔鬼，你们也是回家的人。瞧，我是孤独的，我决不会希望我跌倒在泥沼里的。帮助我！我的心碎了，失望于我们大家的迷路。而当我全力挣扎，你——在我每一次失败的时候，并没有可怜你们自己和我——却嘲笑我，欢乐地喊：‘瞧，他也跟我们到泥沼里来了！’

“这就是我对于说教与实践的关系的看法。我正在全力地实行着。每一次失败我不仅悔过，我还祈求你们帮助我，我愿望听见像我一样寻着路

走的人的声音。”

托尔斯泰劝人不要吸烟，他自己又实行得怎样呢？

安娜·舍隆，托尔斯泰的家庭教师告诉我们：

“又来到了一个磨练的时间。伯爵似乎在自制的狂热之中了。现在这一次是戒烟。啊！不幸的人！要戒烟是如何的困难。如今要戒的是他不时地要吸那么多的纸烟，而且他是这样爱好纸烟的。‘吸纸烟有害’，有一天早上伯爵这样宣布说，‘这是一种奢侈！人们不应该种烟草，应该种植救济灾荒的麦子。’于是他的烟嘴放在书架上，放在卢梭、斯当达尔、倍那丹·德·圣彼尔等等著作之旁了。

“伯爵打了一个新的、特别艰苦的胜仗。他受到了不可容忍的折磨，他确实不晓得他应该如何处理自己了。他有时像一个学生一样的，从这儿那儿找出一个烟屁股来，只吸这么一口。在别人当他的面吸烟的时候，他清了一清鼻孔，急情地吸下人家的烟雾。过了不久，也不问他自己的信心那回事，又放弃了他戒烟的主张，因为吸一口烟之后他的神经真是安定了。谁要相信这位伯爵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苦行之士，谁就错了。他以往以及现在，还是有时候完全克制不了自己的。以

他的体格，以他的官能来说，伯爵永远做不来圣贤。”

我们不必在这里追问他戒烟成功与否——是成功了——，对于我们最重要的问题首先还是托尔斯泰的教义究竟包含了些什么？

如果他那样层次分明地给人们证明，吃肉是不道德的，而我们就吃肉了，我们的公务人员、大学教授、大学生等等除了偶尔的牙祭之外，现在不是不吃肉了吗？是不是他们都有道德了呢？什么是托尔斯泰的所谓道德与不道德？或者我们换一个问题的提法——托尔斯泰大部份重要的小说及其他作品都已经译成中文了，所以这些问题是自然而然发生的——，什么是托尔斯泰的作品意义？什么是托尔斯泰的精神？或者，托尔斯泰要告诉人的究竟是什么？

我相信托尔斯泰是这样告诉我们的：

一，这是一个骗人的世界——托尔斯泰九十卷全集所要告诉人的是：欺骗像暴政一样地统治着我们，因之，我们是有眼不见，有耳不闻，有感而不觉。我们以为是真的，实际是假的；我们以为是善的，实际是恶的；我们以为是美的，实际是丑的。而他给我们拆穿了这世界和这社会的西洋镜。

二，我相信这是他告诉我们的话：

“我的朋友，你现在过的是一种不正当的、非理性的生活，快改良一下吧。”

换句话说，托尔斯泰所呼唤的是人必须做一个好人，或努力做一个比较好的好人——虽然，由于时代的限制，他没有能告诉我们，怎么样我们才能做一个好人。

自从一些提出“生活态度”的文章出现后，曾有一个朋友写信给我，“你这新Moralist把‘好人’两个字说得太轻巧了，希望你用一百万字解释‘好人’这两个字。”这里，我所译的托氏的三篇散文便是用以答复这位朋友的建议的起点了。

在这里，容许我要求读者注意这一两年来提出的“生活态度”的论点。所谓“生活态度”，是说一个人做人的态度，更主要的是说一个人对旁人的态度。本来，托尔斯泰所呼唤的“人必须做一个好人”，不仅是一个人的自制，不仅是一个人的否定自我，还主要的是一个人对旁人的态度必须是关心旁人，爱旁人，体贴旁人。这样的关心旁人的生活态度，在本书的第七十四页，从该页后两行起到第八十三页止^①，托尔斯泰有最辉煌的意见，译者希望读者能赐以注意，更希望读者能参看拙译《托尔斯泰传》（第三部），特别是“那么我们必

① 此处指（解放前）本书原“美学出版社”版本。

须做什么”的一章。关于“生活态度”，则希望读者参照《中原》杂志第一、三两期的于潮先生的文章。

在这一本书内，译者寄托了他的被束缚的希望，在这倒流的时代中，墨墨黑的社会里，译者希望这本书能帮助读者认识自己，并发现旁人就在自己近旁，就是说，希望它能帮助读者建立一个是非格外分明，爱憎格外热烈的生活态度。

为什么人要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

(一)

用什么来解释这个事实，就是人常常要用伏特加、酒精、啤酒、印度大麻所制成之麻醉剂：鸦片烟、香烟、以及其他较不常用的醇精、吗啡、红丸、白面等等，来把自己弄得昏昏沉沉的呢？为什么要使自己昏迷呢？为什么它流毒如此之迅疾，明知为毒，却还在各种人——不管是野蛮人或文明人——中间广为流毒呢？怎么会在没有人喝伏特加、酒精、啤酒的地方，却有人吸鸦片、大麻制的麻醉剂，红丸、白面等等呢？怎么会到处有人抽香烟呢？

为什么人类希望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呢？

随便问哪一个人，为什么他要喝酒？为什么他一直在喝？他回答说：“啊，喝酒是很愉快的，而且大家都喝酒。”也许他还想补充说：“喝酒使得我兴奋起来”。有些人——这些人是从从来没有花费过脑筋来想一想他们喝酒是对还是不对的——也许还会说喝酒有益于健康，可以增加人们的体力，就是说，他们说出一套早经证明了没有根据的理由来。

问一个抽香烟的人，他是怎样开始抽起香烟来的，为什么他现在还抽，他也会回答说：“抽烟可以消磨一点时间，反正大家都抽香烟的。”

也许抽鸦片烟，食用大麻制的麻醉剂、吗啡或红丸、白面的人们会作出同样的回答来。

“消磨一点时间，兴奋起来，大家这样做的。”如果一个人弹他的手指，吹吹口哨，哼哼歌曲，或者吹箫弄笛，或者做这一类的事，说他是为了“消磨一点时间”，为了使自己“兴奋”，或由于“大家都这样做”，这也许是很好的推诿——就是说，做这样的一件事，并不需要浪费大自然的资源，可以这样地推诿；或者生产这一类的物资，并不花费大量的劳动，也并非损人不利己的，更可以这样地推诿。可是生产烟草、酒、麻醉剂和鸦片，要花费百万人的劳动，而且百万亩百万亩最肥沃的土地（这种情形时常还偏偏发生在缺少土

地的人民中间)，用来种植大麻、罂粟、葡萄和烟草；而且，服用这种显然有害的毒物会造成可怕的罪恶是人人知道、人人都承认的。被它毁灭的人口，比一切战祸和疫病所毁灭了的加起来还要多。人人知道这点道理，所以他们服用这种毒物决非“消磨一点时间”，决非为了“兴奋”，决非因为“大家这样做”的缘故。

那么，一定有别的理由了。在任何地方，你不断地遇到一些人，爱他们的孩子，肯随时随地为他们的孩子牺牲一切，可是他们在伏特加、酒精和啤酒上面，或者在鸦片、麻醉剂、甚至在香烟上面，花掉了那么多的、本来堪可保育他们的饥寒交迫的孩子们的钱财，至少是花掉了足够他们摆脱困境的钱财。自然啰，如果在下面的两者中间，人可以任选其一：一方面是他让深爱着的家庭遭受贫苦，另一方面是他戒绝烟酒，他却宁取前者——为什么他这样做呢？他一定有一个不能自己作主的理由，比“大家都这样的”，或“它能使人兴奋”要更为理直气壮。自然人要弄得他自己昏迷，不是为了“消磨一点时间”，或仅仅为了“兴奋”起来，一个更强有力的动机在刺激着他。

这个动机——据我研读了这题目的著作之后，观察了别人，特别观察了以前我自己也喝酒

抽烟时的情形之后，从所观察得来的看来——这个动机，我想是可以作如下解释的：

在观察他们自己的生活时，一个人常常可以发现他们的两重性格：其一是盲目的、肉体的，其二是明察的、精神的。前者如动物的兽性，吃、喝、休息、睡眠、生殖以及活动，很像一部开足了发条的机器；而明察的、精神的性格，跟兽性是结合在一起的，却什么事也不做，它只鉴定兽性的各种活动，在赞许这个活动时跟它一致，在不赞许那个活动时，便叛离了它。

明察的性格可以譬喻为罗盘上的指针，一头指北，一头指南。当指针和南北方向一致的时候，指针叠起在南北方向之上，掩蔽了它，你看不出两者之不同。可是指针和南北方向只要略有不同的时候，你就看见指针是一个东西，南北方向又是一个东西了。

这明察的、精神的性格，我们一般地称之为‘良心’（或良知）的，是在同样的情形下，总是一头指着正，一头指着邪的。当我们所走的路是弃邪归正时，我们可以不觉得明察的性格之存在。可是人只要做了一件违背良心指示的事，那时候就发现这明察的性格是存在着了。那时候，它就指出兽性如何离开了良心所指示的方向。如同一个航海家，在知道他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航线之

后，就设法调整他的桨舵、机器或帆了，他非得根据罗盘针的指示，改正他的航线不可，要不然，他也可以使他的知觉发昏，以便漠视这歧途——每一个人，在发觉他的兽性活动与他的良心相违时，也没法继续活动，他非得依照良心的要求来改正他的兽性活动不可，要不然，他也可以使自己躲藏起来，故意不看良心所指出的、他的兽性活动的邪恶。

一切人类的生活，我们可以说，都只包含了这样的两个活动：（一）使一个人的活动与良心协和；（二）偷偷摸摸地生活，不理睬良心的指示，以便继续像他以前一样地醉生梦死下去。

有些人做了第一个活动，别的一些人做了第二个活动。要做到第一个活动只有一个办法：道德的进修——要增添一个人的良心的光明，注意它所照明的；要做到第二个活动——生活得偷偷摸摸，不理睬良心的指示——有两个办法：其一是向外的，——其二是内在的。向外的办法是忙着去对付一些别的事情，使注意力来不及看到良心的指示；内在的办法是干脆使良心变黑、泯灭。

正如一个人只有两个方法来避开不看那眼前的事物：若不把他的视线投射在另一个更动人的事物上去，便只有遮住他自己的眼睛了——同样，一个人要避开不看良心的指示有两个办法：若不